

taigeeer
zuopin quanji

(印) 罗宾德罗纳特·泰戈尔 著

泰戈尔作品全集

董友忱/主编 董友忱/等译

第6卷

(下)



人民出版社



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রচনাবলী

泰戈尔作品全集

(印) 罗宾德罗纳特·泰戈尔 著

第6卷

(下)

董友忱 主编

董友忱 等译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总 策 划：张西平

总 顾 问：郁龙余

顾 问：

太白仙——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主席
(মহাশ্বেতা দেবী, পশ্চিমবঙ্গ বাংলা আকাদেমী সভাপতি)

绍诺特库马尔·丘多巴泰——印度西孟加拉邦孟加拉研究院前秘书
(সনৎকুমার চট্টোপাধ্যায়, পশ্চিমবঙ্গ বাংলা আকাদেমী সচিব)

沙姆苏贾曼·汗——加拉国孟加拉文学院院长
(শামসুজ্জামান খান, বাংলা একাডেমী মহাপরিচালক, বাংলাদেশ)

科鲁纳鑫图·达斯——泰戈尔印度大学前副校长
(করুণাসিন্ধু দাস, উপচার্য, রবীন্দ্র-ভারতী বিশ্ববিদ্যালয়)

谢莉娜·侯赛因——孟加拉国当代女作家
(সেলিনা হোসেন—বাংলাদেশের আধুনিক লেখিকা)

刘爱好——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特聘教授，孟加拉语文学专家

刘安武——北京大学印地语教授，《泰戈尔全集》主编

编辑委员会：

主 任 董友忱

副 主 任 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于广悦 于秋阳 石景武 白开元 冯秀倩 刘 建 刘运智 江锦成

杨伟明 张 幸 钟少莉 耿克璞 曹艳华 董友忱 潘小珠

主 编：董友忱

副 主 编：白开元 石景武 于广悦

主编助理：张 幸 于秋阳

目 录

(下)

小 说

两姐妹	(575)
绍尔米拉	(577)
尼罗德	(587)
乌尔米玛拉	(597)
绍尚科	(622)
花 圃	(633)

散 文

祖 国	(689)
新与旧	(691)
社会差别	(704)
正义感的例证	(709)

社 会	(715)
习俗的压迫	(717)
航 海	(722)
奢侈的困扰	(729)
西装或长衫	(734)
模仿的烦恼	(740)
论东方和西方	(747)
无用的虔诚	(760)
东方和西方	(770)
教 育	(783)
教育的弊端	(785)
——在拉吉沙希协会的讲话	
教育改革	(795)
教育问题	(800)
民族学校	(815)
服 装	(823)

附 录

社会、教育	(837)
印度教徒的婚姻	(839)
——在科技协会会议厅的讲话	
浅谈罗玛巴依的演讲	(871)
——信	
穆斯林妇女	(877)
摘 要	
东方社会	(878)
琼德罗纳特先生关于食品的观点	(882)
期待劳作的人	(888)

雅利安人的原始栖息地	(892)
原始财富	(895)
履行责任的原则	(897)
——谈赫胥黎教授的观点	
外国客人和我国的款待	(902)
疾病和防治	(907)
讨 论	(914)
关于《模仿的烦恼》一文	
悼 念	(917)
《教育的弊端》引发争论	(919)
讨论杂谈	(923)
初等教育	(929)
重提老问题	(931)
科学协会	(934)
历史故事	(936)
自由的教育	(938)
教育运动的序幕	(940)
书稿说明	(947)

小 说

两姐妹

黄志坤 译
董友忱 校
赵元春 润色

谨此作品呈献到

尊敬的拉吉舍科尔·巴苏^①的莲花般的妙手之上。

^① 拉吉舍科尔（1888—1960），印度的孟加拉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。除留有不少文学作品外，还编有一本孟加拉语词典。至今仍是孟文重要词典之一。他与泰戈尔交往甚密。——译者注

绍尔米拉

我从某些学者那里听说，女人有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母亲型的，一种是情人型的。

如果将她们与季节相比的话，那么，母亲型的女人是雨季。她给我们送来雨水，送来瓜果，调节温度，她溶化自己从天而降，驱除干旱，满足人们所缺少的东西。

情人型的女人是春天。她很神秘，充满甜蜜的魅力，她很不安分，在流动血液中掀起浪花，又窜到心灵的宝库，在那里拨动金质维那琴上一根寂寞的琴弦，使整个身心弹奏出似流泉般美妙无比的音乐。

绍尚科的妻子——绍尔米拉，就属于母亲型的女人。

她有一双安详的大眼睛，目光坚定而沉着；她那丰满的身体，犹如含水的新涌现的雨云般的昏黑秀美；她那分发缝上的朱砂线就像朝霞一样分明；她的纱丽镶有宽阔的黑边；她的手腕上戴着海豹型粗大的手镯。一看她的首饰便知，那不是什么追求时髦的首饰，而是一种通常传统的首饰。

丈夫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没有什么边远地区不在她强有力的监控之下。由于妻子的过分关怀，什么也用不着丈夫自己管，这就使丈夫变得更为疏忽大意了。放在桌上的自来水笔，一时不知道滚到什么地方看不见了，当需要用它时，也得由妻子帮他找出来。

如果绍尚科忘了洗澡前把手表放在什么地方了，妻子一定也会帮他找到。当他准备出门，两只脚上穿着不同花色的袜子，妻子也会来纠正他粗枝大叶的错误。一旦丈夫在请帖上把孟加拉月份与公历月份搞混了，客人们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意外地来到他们家里，也都是由妻子来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。绍尚科十分清楚，生活中一旦出现什么疏忽大意之事，妻子总是会帮他纠正的。这样一来，各种疏忽好像成了他的本性。妻子有时不免亲切地埋怨他说：“我真是毫无办法，你真

的什么都学不会吗？”

如果绍尚科真的学会了一切，那么，绍尔米拉的日子就会闲散得如无人耕种的土地一样。

有一天，绍尚科可能应邀去朋友家了。夜里十一点过了，凌晨两点钟也过了，桥牌还在继续打。朋友们突然都笑起来，说：“哎呀，你那个送传票的信使到了。你回家的时间到了。”

大家都很熟悉的仆人莫赫什来了。他的头发还很漆黑，可胡须却灰白了。穿着一件短上衣，肩上披着染过的小褂，胳膊夹着一根竹棍。

仆人说：“主母派我来打听一下，我家主人是不是在这里？主母担心，主人黑夜回去路上不方便，叫我带来了灯笼。”

绍尚科生气了，把牌一扔，站了起来。朋友们取笑他说：“哎呀，好一个无人保护的男子汉大丈夫！”回到家里，绍尚科与妻子讲话的语气一点也不温和，态度也很不温顺。绍尔米拉一声不响地听着丈夫的呵斥。她能怎么办呢？丈夫不在身边，她会很不自在的。她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自己不在丈夫身边时，一切飞来横祸就会串通一气来暗算他。

又有一天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找绍尚科谈什么生意。小纸条不时地从内室递过来：“想着点，你昨天还不舒服呢！今天就早一些来吃饭吧。”绍尚科大发脾气，可是他又一次屈服了。有一次，他实在是太痛苦了，便对妻子说：“我求求你啦，你也像乔克里波提家的女人一样，找个什么神道拜拜吧！你这样殷勤地侍候我一个人，真是担当不起啊！与神一起分担你这份殷勤，我可能过得轻松一些。对神来说，随你怎样殷勤侍奉，他都不会反对的。可是，对于凡夫俗子来说，却实在吃不消啊！”

绍尔米拉反驳他说：“嗨，嗨，有一次，我与叔父一起去了霍里达尔，你忘了你是什么情况了！”

那种情况是很悲惨的，绍尚科曾亲自对妻子添油加醋地说过。他知道，这样夸大其词的描述，既会使绍尔米拉悔恨，也会使她高兴。可是，今天他怎么能改口，收回自己过分渲染的言词呢！他只好默不

作声，乖乖地听着妻子的反驳。不但如此，那天早晨，他有一点伤风感冒。绍尔米拉又逼着他吃了几粒奎宁丸，此外还在茶里加了杜尔西草的叶汁。他不敢反对，因为有过一次类似情况，他没有吃奎宁，结果发起烧来了。这件事成了绍尚科经历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。

绍尔米拉在家里，对丈夫的健康与安逸是如此关怀备至，在外面，对丈夫尊严的维护更是特别留心。我不禁想起了这样一个事例。

有一次，他们决定到乃尼达尔去旅行。预先定了火车全程包厢。来到一个换车的小站时，他们下车去吃晚饭。回来时，看到一个身着制服面貌凶狠的仆役，正在倒腾他们的行李。站长走来解释说，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预定了这个包厢。由于他们的疏忽，结果把他们的名单贴到这包厢上了。绍尚科听到后，瞪着两只眼睛干着急，正打算给他们腾地方。这时候，绍尔米拉登上车厢，站在包厢门口说：“我倒想看看谁能把我赶下来！快叫你们的将军来吧！”

绍尚科当时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。深知切不可冒犯那些达官显贵。于是他赶忙辩解说道：“唉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包厢有的是嘛！”可是绍尔米拉什么也不回答。后来，那位将军先生从餐车里吃完饭回来，嘴里叼着雪茄，老远看到绍尔米拉怒气冲冲的样子，就赶忙叫人把行李搬到另一个车厢里去了。

绍尚科后来对妻子说道：“你知道吧，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大人物啊！”妻子说：“我不想知道。在我们所订的包厢，没有什么人能比你更重要。”

绍尚科问道：“如果他侮辱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绍尔米拉反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绍尚科是湿婆普尔大学毕业的工程师。尽管在家庭生活方面，绍尚科可能有些疏忽大意，但办起公事来却十分小心谨慎，非常老到。主要原因是，在工作中掌管他命运的并不是自己的妻子，是外国人那无情的目光，对大人先生的话不得不言听计从。绍尚科到了工程处之后，情况就急转直下。虽然他资历深，工龄长，可是新近擢升的位置，却让一个嘴上只有几根毫毛、一点工作经验也没有的英国年轻人占据了——显然是因为上面有人要提拔这个青年人的缘故。

绍尚科完全明白：这个毫无经验的上司占着位置，下面的一切工作实际上全得靠他来做。那位年轻上司拍着他的肩膀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马宗达，一有机会我会很快提拔你的！”

他们两人都是互济会的会员。

虽然那位上司给了马宗达这种希望和安慰，但对于他来说，整个事情毕竟是很不愉快的。他回到家里，不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总是找岔子骂骂咧咧。他忽儿发现，自己办公室角落里有烟灰；忽儿又觉得，椅子上的绿色椅套很不顺眼。对仆役也动不动大发雷霆，因侍从在打扫走廊时，让灰尘落到了他的身上。这种飞尘每天都在空中飞舞，这是不可避免的。可是主人大发雷霆，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。

绍尚科没有把这件不称心的事情告诉妻子，他想，要是妻子知道了，她非到公事房闹个天翻地覆不可。很可能会与上司大吵大闹，什么粗鲁话都可能说出来的。特别是她对唐纳林早就怒气冲天，因为有一次为了制止猴子在巡回法院里胡闹，唐纳林猎枪打得不准，霰弹把绍尚科的遮阳帽打了好几个窟窿。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，但是完全可能发生事故的。尤其是，当听到人们还指责绍尚科的时候，她就更加气愤了。最使她生气的还有这样一个缘由——绍尚科的冤家对头都在哈哈大笑，说什么本来是瞄准猴子的，可是子弹却落到了绍尚科的身上。

绍尚科在职务上的不如意，最终被妻子原原本本地打听出来了。看到丈夫在家中的种种表现，她总感到丈夫在某个方面如芒刺背，很不舒畅。没过多久，她就探知了原因。她没有采取“立宪运动”的办法来解决，而是直接实行了“民族自决”。绍尔米拉对丈夫说：“别再干了，立即辞职。”

如果辞职，因职务上的不愉快的心情当然会马上消失。但是，他还念念不忘那点固定收入，以及今后年老时可获得优厚的养老金等。

当绍尚科获得理科硕士头衔的那一年，他岳丈毫不犹豫地让他与绍尔米拉结了婚。在这位财大气粗的岳丈帮助下，他又考取了工程师头衔。岳丈拉贾拉姆先生看到，女婿在机关里连连晋升，他相信女婿会一帆风顺，前程无量。他女儿直到今天才感到，会发生这种难堪的

局面。不过家里并不会感到拮据，依然保持着在娘家时的那样的排场。因为家里进进出出的两方面事务，都完全由绍尔米拉当家作主。

他们没有儿女，也放弃了生育的希望。丈夫赚的每一个铜板，全都交到她的手里。绍尚科万一有什么特殊需要，只好向家里的安诺普尔娜去索要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。如果要求不合理，妻子是不会同意给钱的。绍尚科只好搔着头皮。不过妻子会在某些方面，用另一种甜蜜的东西来补偿他的失望。

绍尚科说道：“放弃这个职务，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关系。我是为你着想，怕你今后受苦。”

“再苦也苦不过现在这样，硬是把冤屈往肚里咽。可是，又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！”绍尔米拉说。

“可是，总得干点工作呀，”绍尚科说，“放弃这样有把握的差事，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那没有把握的差事呢？”

“在你的眼里从来就没有其他别的什么地方。你开玩笑地说过，这公务员是打不破的金饭碗。你让它给迷住了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外面还有广阔的世界。”

“我的天啊，那广阔的世界，对我来说太大了。谁去测量它的道路码头？到哪个市场上去买望远镜呢？”

“你用不着为买大的望远镜操劳。我的表兄莫图尔，就是加尔各答的大建筑师。你如果与他合伙经营，我们的生活就会不成问题的。”

“这样的合作不太公平，因为我们这一方的财力薄弱。如果勉强合作也不太光彩。”

“我们这边的实力，决不会比他们的小。你知道，我父亲曾以我的名义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款。这笔钱全都在这里，并又增加了许多利钱。你在合伙人面前，不应该觉得自己不如人家。”

“这怎么可以呢？那笔钱是你的呀！”绍尚科说着，突然站了起来。外面有客人在等他。

绍尔米拉拉着丈夫的衣服，让他坐下后说：“我的钱也就是你的钱呀！”

然后，她又继续说：“你快把自来水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吧！信纸在这里，快写辞职信。不把辞职信件放进邮筒，我是不会安宁的。”

“我也觉得很不安宁。”

绍尚科终于写了辞职信。

第二天，绍尔米拉去加尔各答，直接上莫图尔表哥的家里。她见到表兄，就埋怨他说：“你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你的表妹。”

要是个女人一定会反问道：“你也没有关心过我呀！”男人的脑袋想不出这种反驳的回答。他只好承认自己的过失，说道：“我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。有时候，我甚至忘了世上是否还有自己这样一个人呢！此外，你们又经常旅行在外啊！”

绍尔米拉说：“我在报纸上看到，你准备在莫尤罗庞吉还是在莫图罗贡吉的某个人地方承建一座桥梁。当时我非常高兴，心想我应亲自来向你祝贺。”

“且慢，表妹！现在还不是时候。”
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现在正缺少流动资金。他只好找马罗瓦里一家富豪，谈判合伙的问题。最后结果是，合伙的油水都得由那位马罗瓦里人占去，自己只能得到一点残羹剩饭。因此，他正想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。

绍尔米拉急忙站起来说：“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。如果要找人合作，就找我们合作好啦。这样一笔生意，轻易从你手里放过去是不应该的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口头上的承诺，很快就变成了书面的契约。莫图尔表哥心里也非常感动。

业务活动进展顺利。在这之前，绍尚科完全是为人当差。其职权受到很多的限制，自己并非主人，交了差便尽了职责。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他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司，一切由自己作主，不由他人支配，责任和权力集于一身。现在所有的日子，不再分什么工作日和休息日。所有的时间都变得很忙碌。由于责任感时刻压在心头，使他更加不敢懈怠，而是把自己抓得更紧了。其他的事情且不说，他至少要偿还妻子

的债务。这之后再图从容发展。左手系上手表，头上戴着遮阳帽，穿着卡其布裤子，卷起衣袖，拉紧他的皮裤带，脚踏厚底鞋子。为了保护眼睛戴着一副墨镜——这样一身打扮的绍尚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。

就在妻子的债务将近还清的时候，他仍如锅炉里的蒸汽，丝毫未减。干劲还是鼓得足足的，心里也还是热火朝天。

以前，家中的收入和其支出都是在一条水渠里进出。现在却分成两条支流——一条通向银行，另一条通到家里。绍尔米拉仍像从前一样得到她应有的一份。至于她那份的开销情况，对于绍尚科来说始终是个秘密。至于另一方面，绍尚科那本皮面的营业收支账本，对于绍尔米拉来说，是碰不到的，而且也是看不懂的。不过这样并无妨碍。丈夫营业生涯的那条道路，既然在家庭圈子之外，这就意味着她的管辖权力达不到那里。绍尔米拉央求说：“你不要操劳过度，那样会把身体累垮的。”

绍尔米拉的央求毫无结果，丈夫依然是没日没夜地工作。奇怪的是，绍尚科的身体并没有受不了。绍尚科不顾妻子的唠唠叨叨、为他的健康担忧、抱怨他没有休息以及为他生活舒适而整天忙乎，总是每天一大早，开着他那辆旧汽车，揸着喇叭出门。直到下午两点或是两点半左右才回家。挨妻子一顿埋怨后，就狼吞虎咽，匆匆忙忙地吃着午饭。

有一回，绍尚科的汽车与别人的车相撞了。他自己倒没有受什么伤，但车子却被撞坏了，不得不送到车行里去修理。绍尔米拉异常不安。

“你再也不要自己开车了！”绍尔米拉眼里噙着泪花，声音嘶哑地恳求丈夫。

绍尚科微微一笑，回答道：“别人开车闯了祸，坐车的同样危险。”

有一次，绍尚科在监督一项修理工程的时候，一个装箱上的铁钉刺穿了鞋底，把脚扎伤了。送到医院给他包扎了伤口，并打了一针破伤风预防针。那天，绍尔米拉泪流满面，并一再恳求地说：“无论如